

水伶：

换我来向你告白吧。今年我过我的二十岁生日，独自一人，我想死而没有死成。没办法把自己丢出去，朝死的悬崖纵跳，我自己跟自己做好决定，但身体内供应决定的力量还不够。在脚探崖岸的关卡，你在我心里发生强大的作用，我突然明白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，有一个你在爱着我。就是这样，且只有你，家人虽然爱我，甚至能为我牺牲一切，但那个我不是我，任何人都爱不到我，痛也不会止，唯有你是与我的心病相连的，我曾经以我内在的奥秘完全面向你，我们之间的爱像X光一样穿透我混浊的核心。所以我最后还是不知从哪里的绉圯中记起这件事“有一个你在爱着我”，这件事早在一个未知的隐秘角落钉住我，叫我脱不出生的领域。

在过去我从不明白，顷刻间顿悟，使我悲痛欲绝，像我生存的实际疆域被画出来一般，我没能力死，而唯一钉住我使我隐隐眷恋活着的一件事，我早已将它推开，我的方向几乎已经完全背离，唯一那件在我内里暗暗发光的事，我却由于不明白任它从现实世界溜走。

所以我回来了。没错，是回来了。从此，我这个人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。我想要照顾你，我想要再跟你发生现实的关联，那从一种致命的恐惧变成活泼的愿望，对这份爱欲致命的恐惧确实神秘地褪去了。你生日我送玫瑰去，没有特别想要改变什么，也许你会觉得荒谬，那样的行动只是代表我不需要再阻止我对你的自然感情罢

了。

相隔十八个月后，我又站在你家门口，雕花的白金铁门，很释然。知道你会永远生活在里面，我不必急着找寻你，你就在我的疆域之中，雕花铁门内。我们的关系那时候在我心中变成这样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分开。我跟自己说，无论在现实里我们将以何种形式关系着，我要回到我的疆域上，在精神的界面，像守护神一样在你旁边。而如此，任何东西也阻止不了我们生命的结盟。

你在爱着我，这样的义理，过去我不曾真的明白过。相反地，这正是死病的核心。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爱真正的我，包括你在内。

为什么会不明白？这牵涉到我内在的问题。自从青春期，我开始懂得爱别人来，我就不明白我之所以是这样到底有什么道理？对于我身外另一个人类的渴望这件事，像一把钥匙，逐步地把隐藏在我身内独特的秘密开启出来，像原本就雕刻在那里的图案从模糊中走出来，清楚得令我难以忍受，那是属于我自己的生存情境和苦难。

你知道的，我总是爱上女人，这就是我里面的图案。然而你不知道，当年陪伴着你走的我，内心有什么样的痛苦，那是我没办法让你明白的。活着就是痛苦，活着就是罪恶，那把我跟你隔开。

我曾说你太快乐了，那使我很寂寞，其实是我自己被苦的石灰岩层层包围，你碰触不到我，你只能靠爱情中的直觉，像盲人点字般摸到一块轮廓，而痛苦时时转向我裂解，那样的石灰岩内部，你几乎是完全无知的。所以自从你加入石灰岩，像硫酸一样加速我痛苦的裂解，直到裂解的产物淹没我，叫我叛逃的那个点为止，你并不了解我发生什么变化，也不了解你的命运正被我卷向何方。

之于你，爱上女人是件自然的事，如同爱上男人，你不相信有悲剧更不愿承认眼前有不幸在等着，所以你常把我眼中的剧烈痛苦

火花归诸于我天生的悲剧性格，你只享受着幸福，以及畸恋中特有的激情。

而我是你年轻的父亲，我是你具有特异精神美感的恋人，一切都平凡，就是你眼中的平凡幸福，使我被判必须孤独地承担属于我们共同命运的重量。虽然爱情在我们之间产生，但我们经验着剖开的两半。

我活在一个“食物有毒”的世界上。我爱与我同类的女人，以一种无——可——救——药的姿态，从爱的自觉在我生命中诞生，直到目前，“无可救药”这四个字包含我全部的苦难，这个判刑也将是我贯穿一生的重轭。

顺任自己的爱欲，吃下女人这个“食物”，我体内会中毒，面临这样的设计，我跟自己解释有三条路可走：（1）是改变食物，（2）发明解毒剂，（3）是替代性生存策略。

改变食物。这种方法是在我接受你之前，设法想扭转我命运的全部努力。整个青春期我都把精神花在隔离自己的爱欲，那是在我发现压迫自己朝向相反方向的无用性之后，暂时能把对自己的恐惧圈在一个范围里，避免它无法控制地扩散唯一的可能。

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假设：如果我能爱上男人，爱女人的痛苦就会消失，原本对自我认识形成的事实就会“不见”。其实爱女人跟爱男人根本是不相干的两回事，对女人的爱欲既已展现，无论以后是否会消失，或在记忆里将留存下什么面貌，它已经在我里面，犹如和它对抗而引发冲突的部分又更早在那里，道理相同。像一缸水，原本已加进黑色染料，再加进别的颜色或许会改变外观的颜色，但却无法将水中有黑色这个事实除去。

我一直没办法爱上男人，那种情况就像一般的男人不会爱上另一个男人一样自然。所以“改变食物”的内在律令，长期侮辱着自己。在我发现自己以一种难容于社会、自己的样貌出现之前，它

已形成它自然的整体了，而我只能叫嚣、恐吓、敲打它，当实质上奈何不了它时，我就在概念上否定、戕害自己。这样的悲哀，你能了解吗？

爱上你。把自己给出去。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更不忍卒睹的过程。纪德在离开妻子而不顾时，在一封告别信里写着：“在你的身边，我将近腐烂了。”放开自己去爱，来不及发明解毒剂，就是腐烂化的过程。

在那短短半年让我们发展爱情的历史里，我是个“怪物”，这个怪物用他的手抚摸拥抱你，用他的嘴亲吻你，用他怪物的欲望热烈渴望着你的身体，然后承受你眼中毫无怪物阴影的完整爱慕与审美，这一切都残酷地磨蚀着我。

我没资格爱你。我在心中与这个“资格”挣扎，无能将“怪物”的自我体验从心的肉上拔开，这种怪物体验又犹如盐巴般地撒在“没资格”的伤口。

你像是一个让我揭现自己的场域，对你的爱恋愈深固，我看见自己怪物的狰狞面貌愈多，从前把自己捆缚住的绷带一卷卷拆开后，里面怪物的实际样子超出想象太多。夜夜我为这个怪物的诞生，震惊得不能喘息安眠，缱绻在痛苦里仿佛挟抱着久病的身体，在舌根处绝望地尖叫。

不知道那是自我发现，还是自我形成的曲径。总之，我逃跑了，像饱弓之弦上的箭般，高速射出这个爱恋的场域，一股将我爆炸开来的自卑和丑恶感竭力把弓绷到最紧，我投降，在挣扎之中寂灭下来。由弓的意志将我射出，凌穿靶的，我们的命运才真正在血泊中被这支箭针织在一起。我用罪恶的手法，狠心将你拦腰一斩丢弃在荒野，不顾你苦苦哀求，于莫名其咎中无辜的泪，仍闪着顽固信任我的眼光。

是我没办法接受自己，那个在相爱之中所使用出来的我，也就

没办法解毒，毒源是更早种下的，毒源是全部人类为我种下的，他们全体以下毒的方式在那里发出大合唱的鼓噪，在我还没把这个自己推出到其他人之前，我已先替他们盖上“作废”的章，撕成碎片了。

在我二十岁生日之前，我没相信过你是爱我的。结果我大错特错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罪过，对自己的厌恶和诅咒把我的眼睛涂上大便了。由于太渴望被爱，想到被爱的可能远比确信不被爱更伤害自尊，我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。虽然你表现出爱我的，但我想那是由于你没有经验过与男性的爱情，无知于我们将要面对的社会挫折，也不明了在我内心种种丑恶的泥沼。我想最终你还是需要的是一个男性，对我不过是一时的迷惑，迟早都会把我像一只破拖鞋一样丢到垃圾场。

剩下的，就只能靠“替代性生存策略”活着了。我替换着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补那个要吃食物的洞，原本以茅草覆盖的洞已然凿深，禁食时代结束，又不胜进食后的毒力。在爱欲上的“饥——饿”如地底礁石般突出，在离开你这颗大毒蕈之后，急遽深刻我生命的炭心。

水伶，你难以想象在那十八个月里，我随时都怀着自己即将灯枯油尽的害怕，拼命借着介入人群的热闹工作、追逐轻浮的短暂情感及酒精的麻痹，轮流勉强自己活下去，那是像狗一样到处翻找食物的仓皇狼狈。

啊，命运竟如此待我！当我回头，当你唤住我而我回头，命运竟如此苛待我——你说刚刚决定要带着我跟别人走。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要回来投奔你的吗？当你带着冷酷的虐意告诉我别人的出现时，仿佛我在我们的关系上堆起来的受苦的高塔，在那一瞬间才一起崩塌。那真是一大讽刺，我离开你这个女子，希望的是属于我这个怪物的痕迹能在你身上抹去，埋在灰烬的最里层，你熔断和我的

具体关联，重回正常的那一边，去结婚生子，在凡常的范围内，起码整个人类的文献文明都支持着解题技巧的幸与不幸，我愿望着你进入那样的版图。

毕竟你和我性质不完全相同，你仍是个社会盖印之下的正常女性，你爱我仍是以阴性的母体在爱，你的爱可横跨正常的男性，基本上你与一般女性不同之处只是多出包容心，在我们的关系里质变的是我，是我被你撕露阳性的肉体，而从人类意识核心被抛出一个变质的我，但我认为你并没有被抛出来，你还可归返我被抛出来之处。

我回来，一切并非如此。你所挑撰的新情人令我难堪，更接近羞辱感。安部公房在《箱男》里写一个把身体隐匿在箱子里行走的男子，他从箱子里远远窥视一幅场景：另一名箱男子从箱子里也借窥视让眼前一名裸女使他引发快感，箱男子所体味到混杂愤怒和羞耻的感觉，或许例子并不恰当，但之于我微妙的难堪，稍稍可代表它的极化。

重逢这几天，我花大量的时间试图进入你的细节，但总被那股羞辱感阻断，难以遏止地进行为新情人摹相的联想，就像以我的轮廓为靶的物，进行细部描摹的密集枪击。

这场回归之中，命运新结的网和我内在新的分泌物，都是我始料未及的啊！

写到这里，我手已疲软得发抖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相信你是爱着我的，它像是一种信仰，支撑着我游过自己的死亡边界、游过相隔十八个月的现实时空，前来皈依附靠，但为什么直到这个点你才做出这个行动的决定，正是我过去所恐惧和等待的——把我像一只破拖鞋一样丢到垃圾场？我在灰烬里没找到我，你说把我供到神坛上了，炉里烧的却是别人的香火，我要到哪里翻找我的信仰？

我明白我这次再难翻墙逃走，新的网在见面的瞬间已织就好。

我褪掉一层“无资格”的黏膜，罪恶感也被死亡的浪潮冲退，仅挟带少量的自卑感前来，准备好与你赤裸拥抱。甚至想过即使你选择一份正常婚姻，我仍要像亲人般看着你。如此爱的决心够不够？够不够？人生又比我所推论的暧昧，情况也不够简单，荆棘横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对站观望相吸引复推斥，两人（甚至三人）都皮绽肉破，可又逃不开。告诉我。光是要去爱的动能、纯洁、忍耐和决心，够不够？够不够？

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四日

“鳄鱼月”的最后一天。从中午开始，台视的电视画面就连续地在边缘打出一行特讯的字：“本台独家收到第一名鳄鱼寄来的写真录像带，特于晚间七点的台视新闻播放，敬请密切注意。”

七点一到，家家户户都守在电视机前面，“中视”跟“华视”干脆播放卡通影片。

播报员宣布开始播放录像带后，影片打出片名“鳄鱼的遗言”。接着一个戴着白色纸套的头，震动着闪进画面，叫鳄鱼快点准备好（旁白：这是导演，他的名字叫贾曼），白色纸套闪出画面，戴着白色手套的一只小指头仍然挡住画面的一小角（旁白：按摄影机时没按好）。一个人端着尿桶爬上楼梯的背影，门关上。

画面跳到海边，一个很大的木澡盆漂在沙滩边的浅海处，一个人屈着身体躺在澡盆里，戴白色头套，身体密密包着白色罩袍，澡盆的边缘有些圆孔，插着一圈花（旁白：本片部分抄袭自电影《花园》）。接着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出现，站起来脱掉一层紧身衣，开始说话，镜头在堆满货物的地下室巡梭。

“嗨！你们好吗？我就是鳄鱼，我大概是唯一一只真正的鳄鱼吧。我等这一天等得好辛苦哦！你们为了找我，那么热心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好.....好喜欢你们。

“刚开始时我就是为了想在这里跟大家说话，有一个综艺节目出了一个谜题要摸奖，问‘友情’是什么，结果我写了一百个‘友情’的明信片去，他们还是没有抽中我。后来，我就打电话去《中国时报》密报，说

发现‘鳄鱼’。大家怎么就这么热情，我只好一直忍耐，到处躲起来，怕扫大家的兴，可是我好幸福哟！

“这就是我自己缝的紧身衣，因为我的皮肤从小就绿绿的，妈妈说会吓到小孩，可是也不是红色的啊。还有我的牙齿受过伤，变成尖尖的，所以戴牙套。就没有别的啦。妈呀！我可不是卵生的，不然我表演给你们看……（画面突然被切掉）……是不是我消失了，大家就会继续喜欢我。妈呀！已经不能吃泡芙了，还要像‘惹内’一样住在监狱里……对了，我想点播《鳄鱼之歌》，可以吗？”

画面再跳到海边。鳄鱼坐在木盆里，澡盆边缘插着火炬，一直都停在画面的小指头突然推向澡盆，澡盆缓缓漂向深海，突然整个盆都起火，镜头逐渐向前移近，屏幕上一片火海……

旁白：贾曼说：“我无话可说……祝你们幸福快乐！”【好-书-推-荐-v-x b-o-o-k-e-r-1-1-3】